

秋月残梦

严丽霞 著



秋月残梦

严丽霞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辽新登字 3 号

秋月残梦

Qiuyue Canmeng

严丽霞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

辽宁省委机关印刷装订厂印刷

字数: 204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0 插页: 2

1992 年 8 月第 1 版

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3,235

责任编辑: 杨爱群

责任校对: 李守勤

封面设计: 杜凤宝

ISBN 7—5313—0782—0/1·716

定价: 5.3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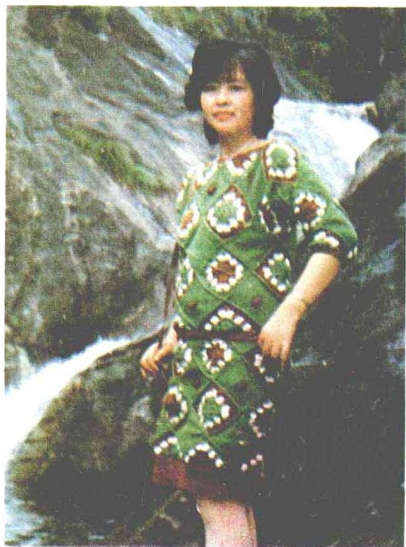
回春茹

为了支持中国女子足球队
向中华女子学院捐赠球衣

特此留念

中华女子学院足球队

二〇〇 年 月



作者简介

严丽霞，女，1956年6月5日出生，祖籍江西省分宜县。1974年插队，1977年抽调宜春车务段工作。1979年调南昌铁路局南昌铁道报任记者。1984年调上海铁道报驻南昌铁路分局记者站至今。其间，1988年至1991年，就读江西师范大学作家班。现任江西文学院专业作家，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

作者自1979年在《解放日报》发表童话处女作以来，先后在全国各报刊登载长、中、短篇小说、儿童文学、散文近200万字。

近年来，主要从事言情小说的创作。《都市三部曲》和《影视三部曲》将陆续问世。

人 物 表

石桃秀：后取艺名为石田秀子，影视歌三栖明星。女。

骆 晨：纱厂工会干事，桃秀的恋人。男。

项小雷：影视演员。男。

项小雨：小雷之妹，纱厂女工。

罗 勇：歌星。男。

露 露：影视演员，追求小雷不成，后出国。

肖 宾：男，导演。

罗 莹：女记者，罗勇之姐，肖宾之妻。

麦 婕：电影明星，肖宾的情妇。

傅 强：男，剧团导演。

为失去而后悔，永远得不到满足；为得到而满足，会永远后悔。

——题 记

第一章

桃秀是头次坐火车，落座后，不由新奇地左右张望着：“好长的房子啊，一间连一间，那车头可真神，这么长串的屋，一拉就跑。”

“哎，劳驾起来一下，我放放东西。”一衣着挺括，长相英俊的男子提着行李箱走来，对桃秀道。

桃秀忙起身，站至一边。

那男子脱下皮鞋，光脚踩上椅子，艰难地在拥挤的行李中硬是挤出一条缝，夹塞进了他那黑皮手提箱。

尔后，他走下椅子，颌首对桃秀温和一笑道：“谢谢你，请坐吧。”

桃秀赧颜笑笑，拘谨地坐回了位。

但很快她发现，那男子没找着座位，一漂亮女孩依偎着他腿边站在过道上。

她于心不忍，忙起身招呼道：“喂，你带着孩子来这儿坐吧。”

他笑着摇摇头：“谢谢，你坐吧。”

说着，将女孩推至她身边道：“来，小雯，跟阿姨一块坐。”

小雯不仅人长得漂亮，嘴巴也乖巧，张嘴便甜甜叫道：“阿姨，你去哪里？”

“我去江州，你呢？”

“我去芜州，阿姨，你也是回家么？”

“不，我……我是去亲戚家。”

桃秀不由喜欢上这个伶牙利齿的小女孩，抚摸着她那高高束起的马尾发问：“小雯，你多大了？”

“我5岁。我妈不要我，走了，我就跟我爸爸过。先我是跟姑姑，可后来，姑姑和姑父生气不讲话了，我又跟爸爸过……”

小雯找到了说话的伴，一时兴起，竟将家里的老底都兜给桃秀听。

一旁立着的男子听了，笑不是恼不是，忙打断她喋喋不休的话语，喝斥道：“小雯，闭上嘴歇歇好不好，看你，长大了准是个长舌妇。”

小雯扫兴地嘟起嘴，瞪他一眼道：“我又没和你说话，你少罗嗦！一边呆着去。”

桃秀惊愕了：刚一眨眼，这么乖巧可爱的女孩咋就变得象个小悍妇似的。

“小雯，不好这么没礼貌地凶爸爸啊，好孩子，对谁都要讲礼貌，对不对？”桃秀抚摸着小雯的脸蛋，柔声轻责道。

小雯脸一红，点头道：“对！”

尔后，望着那男子道：“爸爸，对不起，小雯不好，你原

谅她吧。”

见此，他心里猛然一悸，不由想起姐姐的劝告来。

由于他与妻子的长年不和争吵，使小雯的性格也变得暴躁乖戾，与人吵起架来，活脱她母亲一般模样。

姐姐一直劝他离了再找，说这不光关系到他罗勇将来的生活幸福，也关系到小雯日后的成长。

“有个好女人调教，小雯会成为一个聪明懂事的好女孩。不然，跟了这样的娘，只怕是青出于蓝胜于蓝，成为比她妈还无可救药的女人。”

也是听了姐姐的劝，他才下定了决心扯断这姻缘线。

妻子便也趁机敲他一笔，要他付五万元赡养费，否则，她就奉陪他打家庭持久战。

为早日获得解放自由，罗勇咬牙答应了。

离婚后，他为此欠下一身的债务。为了早日还清这笔债，他也无法顾忌自己的名声，也四处忙于走穴了。

好在他名气大，钱也容易挣，再有一年半载的，他就能还清这笔钱。

到时，好好挑个贤惠能干的女人一起居家过日子。像这样，长年携个孩子四处颠簸，也不是长久之计。

想到这，他不由地多打量她几眼：她正和女儿在做拍手游戏，那娇憨的笑靥，那专心致志玩耍的模样，活脱一个稚气未脱的大女孩。

唉，太小了！

他摇了摇头，心里莫名涌起一阵遗憾和惆怅。

“姑娘，你是哪里人？”

“大兴安岭龙山林场的。”桃秀灰脸笑答道。

“怪道如此啊。”罗勇暗自叹道。

从她的衣着装扮上，他就看出这个女孩是个远离繁华都市的山里人。

上着一件红底白碎花长衫，下穿一条瘦短的蓝布裤，脚上是一双黑塑料凉鞋。

尽管衣着过时土气，仍掩饰不了她一身的灵气和秀美。

两根粗黑过腰的长辫垂耷在胸前，一排整齐的刘海下，睡卧着两条柳叶眉，微凹深黑的秀目，如一泓秋水浸泡的黑宝石，乌亮如洗。

挺直的鼻翼下，两片丰满红润的嘴唇咧开嬉笑着，露出两颗微突的虎牙，更显其稚气可爱。

她的一颦一笑里，无不透散出山里少女的娇憨纯朴，而少了城里摩登女郎的娇柔做作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石桃秀。大哥，你呢？”她侧脸笑答道，不期，脑子一分神，手便出了偏差，一掌竟打在小雯的头上。

小雯生气了，停下手不拍了，并鼓着眼向爸爸抗议道：“我们在做游戏，不许你和阿姨说话。”

桃秀抚摸着小雯的头，抱歉一笑道：“是阿姨不好，失手打着你了，对不起，疼吗？”

小雯摇摇头道：“不疼，都是爸爸讨厌，没话找话说，破坏了我们做游戏。去！去！！去!!! 你一边呆着去。”她小手冲爸爸一挥，喝斥道。

“这……”桃秀诧异地望着罗勇，她实在不解，小雯为何

会对他如此无礼？

罗勇苦笑了，他知道，这都是与妻子吵嘴时种下的苦果，致使小雯也惟妙惟肖地模仿到她母亲的一言一行。

一时，讪讪地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得一边靠着座背，闭上眼睛假寐起来。

而心，又沉浸在那酸涩、不堪回首的记忆里。

他和妻子莺莺曾是一个戏校的同学，她的绝色美貌令无数男人倾倒着迷。

当然，他也是其中之一。

像是上帝的恶作剧，给了她惊人的外貌，又给了她极为恶劣的品性：贪吃懒做、多嘴多舌、风骚泼悍……

几乎女人所有的弱点恶行，她都占全了。

但恋者多迷，这些在罗勇眼里，都是可爱女人使的小性，非但不讨厌，还能给甜蜜的爱情里加点酸甜苦辣，使之爱得越有味，也越丰富多采。

可姐姐跟她接触两回后，就向他泼冷水道：“这是个女妖，快甩了她。不然，你会痛苦后悔一辈子的。找对象，不能只看脸蛋，有个善良贤淑的品性，比什么都重要。”

爱得昏头涨脑的他，哪里听得进姐姐一句劝。何况，在众多的追求者中，唯有他获得了她，这已使他男人的虚荣心获得极大满足，他岂肯放弃她。

为此，他振振有词地和姐姐分辨说：“相貌和品性两者都重要。但相貌是天生的，品性却可以改变。找个有相貌品性差的，婚后我可以改造她的品性，使之温柔善良，这岂不是很完美吗？但若找个品性好无相貌的女子有何用？容貌是改

变不了的，整天看着一张平庸的面孔，即使享受到女性再温柔细腻的体贴，也难谈得上什么幸福二字。”

姐姐听了，睥睨他道：“改造？你要知道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要想抱婚后能改造好她的侥幸，我劝你还是趁早跟她拉倒吧。这种女人岂会听你的摆布？而且，就凭你这优柔寡断的懦弱性格，也根本不是那女人的对手。”

他不以为然道：“那也未必，监狱里十恶不赦的杀人犯都能改造好，我就不信，她那点坏毛病就改不好？再说，哪个人没有点毛病缺点，不能因这，就剥夺了她被爱的权利吧。”

姐姐被他说得啼笑皆非了：“你要知道，杀人犯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，人大脑失控而干下的事，与他们个人的品性并无多大的关系。而她，是属于那种本质恶的女人，莫说进监狱里改造，就是下地狱、受炼狱之火的焚烤，我看她的品性灵魂也未必能烧得纯净。”

不幸被姐姐的话言中。

婚后，爱情的结晶作用消失了，罗勇终于认清了自己所爱女人的真实面目：任性乖戾、自私贪婪、虚荣奢侈，无样没有。

对他，只有“我要”的豪取，而没半点体贴奉献之举。

蜜月过后，便是他们苦难岁月的开始。

争执打闹已成了家常便饭，罗勇非但没改造她半点，反倒被她整治得更窝囊颓唐。

直到孩子降生后，罗勇还指望母性的驱使，能使她性格变得柔顺温婉些，多少给阴影笼罩的小家庭带来些宁静温馨的生气。

没想，有了孩子的拖累和家务的繁琐，她的脾气也是成几何级数增大，先是抱怨喂了奶会破坏她的体形容貌，两个月便强行断奶，而且不肯带孩子睡。说是吵了睡不着，影响睡眠会使她容颜增老。

在她的心目中，容颜已比孩子还重要。

对这种连母性都丧失的自私女人，罗勇彻底绝望了。纵然她的美貌再鲜丽动人，也无法再激起他对她的半点爱。

尔后，夫妻长久的口角冷战，终于导致了第三者的介入。

为了寻找自己的幸福，她完全置女儿丈夫于不顾，流连在外，纵情享乐，全然没有尽半点妻子的责任和母亲的义务。

而回到家中，他俩除了吵架厮打，竟无法再获得其他语言的沟通。

这时，他才真正体会到了爱情转瞬成梦的滋味。

因而，爬出婚姻冷穴的他，迟迟没有了再度成婚的勇气。

倒是姐姐一再鼓动怂恿他道：“现在，你有了经验和教训，会知道找哪种人对你最合适，也懂得在家庭婚姻中，什么才是至关重要的。”

是的，可待他懂得了这一切，妻子的形象就更为难寻觅了。

虽然，追求他的漂亮女子是那么多，但可心如意的有几人？

想到这，他不由睁开眼，只见女儿已躺睡在桃秀的怀里，她亦闭阖上眼，酣然入梦了。

他心头又一悸：好一幅恬静优美的画面，简直可以与桑提·拉斐尔的《母与女》相媲美了。

可惜她太稚嫩了些，与母亲的形象相差太远，若她能年长个十岁八岁的，那该多相称啊……

他落寞孤苦的心里再一次涌出一股深深的惆怅和遗憾……

第二章

中国音协理事

芜湖歌舞团演员

罗 勇

地址：环城路2号

邮编：200072 电话：756789

几天后，桃秀捏着这张名片，走下列车，心已在发颤了：这，只能是她最后一线希望了。

脚步，愈发的滞重和缓慢。

我们萍水相逢，仅一面之交，自己这么贸然找他找工作，他会乐意帮忙么？

因碰壁太多，桃秀全然没有出山时的那份热情和希冀了。

她神情疲惫而憔悴地斜靠在候车室的坐椅上，怔怔望着问讯处台前的黑电话机，竟没勇气上前拨号。

她害怕再次碰壁，那么，她该怎么办？

回大兴安岭去？与林海雪原相伴，永远苦累、老死在那